

（四）愛情故事

在無垠星空下，有著無盡的愛情故事，散發著無奈唏噓！

當時，我接到任命，務必要找到神秘生命『一』的下落，傳遞一項有關星空二紀的生死存亡訊息。我跨越了幾個時空，來到祂逗留得最久的星系，不過途中遇到「黑地」，擾亂了時空坐標的準確度，『一』已經離開小行星地球。在我重新調校坐標時，我為我的論文「星空愛情比較觀」搜集資料，以下是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一篇記事。文中的第一身「我」和第三身「他」，指的是原資料的記錄者和有關人氏，但其真實身份卻不時轉換，是該星體一種古怪的記事方式，需要特別注意。

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 、

教授又飛回老家去了。
我記得這是第八次啦！

每年感恩節，當這個北方的國度剛剛開始飄雪，教授都會離開大學好幾天，乘坐飛機回去遙遠的老家一趟。記得當時我還是他的學生，有一次在機場碰到他。打過招呼之後，我順便問他是不是回去看親人。他拿起了行李，非常古怪地笑了一笑，然後打趣地說：「我回去看女朋友啦！」那種笑容很古怪，我還來不及消化，他便已經拍了我的肩膀一下，說聲再見，然後走過去他的登機通道了。

兩年之後，我拿了博士學位。但外面就業市場不太好，於是我決定留在大學裏做教授的研究員。相處了這麼多年，老實說，我是覺得教授的舉止過份滑稽，還有點傻兮兮的，容易惹人發笑，實在沒有一點正教授的味道。他的研究基金並不太多，但卻足夠他在學系裏生存。

有一年的感恩節前夕，我臨時決定託教授帶點東西回去給阿繡，於是乘夜開車到他家裏去。教授跑過來開門的時候，手裏還拿著一個不大不小的舊式相架，可能是正在收拾行李而未能及時放下。相片是個很俏麗的女人。我立即就想起那次在機場相遇的對話。

「那是女朋友？」

教授有點扭捏的應了一聲。跟著就帶領我轉身進入屋裏面，我還是第一次到訪教授的家。想不到一個平日態度隨便，不太修篇幅的獨身中年漢子，卻可以把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條，乾淨齊整。棵顆

大家坐定了，教授瞪著一對小眼睛，似乎等著我拿出將要託他帶回去的東西。但我卻很好奇，指著相片的女子，故意的問道：「什麼時候請喜酒了？」可是我迅速後悔我發出這個問題。教授的反應很可怕。他本來很專注的眼神忽然像被打散了似的，

雖然眼睛還是望著對方，但卻是空空洞洞，他臉色也變得非常的蒼白和苦澀，說話聲音抖顫著：「這次回去談！」

我知道我因為一時好奇，挖到了教授愛情的創疤。我沒有再多說，快快從衣袋裏取出要帶回去的東西，立即告辭了。教授一直送我到汽車旁邊，在蒼茫夜色之中，我不知道他的神色是否已回復正常。上車時候他輕輕拍了我一下，平靜地說道：「這個世界是很複雜的，是很複雜的！」

又過了兩年，教授拿到了一份豐厚的研究基金，得以擴大他的生物技術研究小組。他需要一個副手，便從南部叫了一個舊同學過來幫忙。教授叫他做阿珠，是個中年女人，身材高瘦，說不上漂亮，但臉上時常掛著怡人的笑容。阿珠自然也是博學多材。她老家在南部開一所大餐館，也許因為這個原因，她同時擁有一手好廚藝。相對於教授，她非常好客，經常請我們一夥人到她家裏開大食會。由於這個原因，我可以說，各同事之間的感情增進了很多，合作性也提高了。表面上毫無疑問阿珠是一個很開朗的女性，她的笑容令人感到溫暖，也令你覺得她對生命抱有熱情。

教授和阿珠的感情比其他人都來得要好。很多人亦覺得他們應該是標準的一對。但幾年以來，傳言閒話雖然聽到了不少，但卻沒有任何真正喜訊。我並不會覺得驚奇，因為我知道教授心裏有另外一個女人。但他們的年紀都已經不小了，我真替他們擔心和着急。幾年前我就和阿繡成了婚啦！他們也應該有個著落呢！

每年感恩節，教授依然會回去老家一次。他去看女朋友的事情再也不是甚麼秘密。華人圈子偏多閒言閒語，他們私底下談論人家的私事，有人寄以同情和憐憫，但更多的人將之拿來作為笑柄。我心底卻對教授充滿著尊敬。能夠愛一個人這麼長久，這麼深遠，我們還能批評個甚麼的屁呢！

X

X

X

他又一次回去了。我真想陪他一塊去，順便探望海岸那邊的親人。但一想到他是回去探望她，我內心就像蠶絲絞在一起。我的父母親說不明白我，其實就是連我自己也是莫名其妙，不能明白自己。我是在等候他嗎？

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又積極又樂觀的女性，以為我臉上展露的那種笑容，是對人生有所信奉和希望，就代表了我的人生觀和個性。可是我知道，那只不過是我身體的一個部分，就如同手足一樣，自然地存在著，絕大部分時間沒有代表甚麼意義。他心目中堅強的我，其實只是他塑造的一種錯覺。

那一年當她拒絕了他之後，我就出現在他的生命舞台上。這純粹是一種巧合吧！有人叫這就是緣份。他最失意之時，臉上無時無刻不帶著笑容，從未嘗過人間苦難的我無疑給了他很多鼓舞。另一個女孩子的關懷和陪伴扶住了他，令到他沒有因為她的拒絕而完全倒下去。但是為甚麼自始起他就確認我比他堅強呢？他為甚麼從來就不細心和好好觀察我，沒有嘗試發掘一下真實的我！只是盲目地信奉一種錯覺。是不是他不敢這樣做？那會毀掉一個可以扶持他的實體？你會因為這點，而批評他是軟弱和不能夠面對現實。她一定也是這樣想。但這個論斷顯然不公平。他就像一個被遺棄在茫茫大海中的乘客，你可以叫他在尋到大陸前就遺棄唯一擁有的浮標嗎？你可以說我為他辯護，但我為甚麼不可以為他辯護呢？我是最了解他的人，也最關心他。相識了這麼多年，我知道他實在沒有渡過多少天快樂的日子。但他並沒有將過去的苦澀帶到

日常生活間。傻兮兮般笑臉是他的標幟，待人誠懇得近乎天真。可是較為熟絡的人，就不難從他所愛好的音樂和文藝之中，看出他心底有著悲涼和失落。有時聚會正在興高采烈之際，他會突然說出一兩句傷感話語，然後當眾人錯愕之際，乾笑兩聲，補上一兩句漠不相關的笑話，再把剛才的話題帶回來。有些人會覺得他莫測高深，但多數人會說他是莫名其妙。我想，不是因為她的緣故，他不會是這樣的啊！正如她所說：「認識了你是我最大的幸運和福氣，但於你，卻是種悲哀！」。這句說話一語中的，事實確是這麼樣啊。為甚麼命運安排得如此不公平哩？我真替他憤慨。這也就是為甚麼我跟他這麼多年，當然最重要還是我喜歡他。我不能夠完全填補他心靈上的空虛，但總可以令他覺得有一個紅顏知己，一個真誠待他的異性。

他的人生充滿了波折。他是半個孤兒，由獨身和貧窮的阿姨撫養長大。兒時的貧窮並沒有將他擊倒。擊倒他的是失敗的愛情，是他的她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他面上常有的滑稽笑容被愁眉苦臉代替了。就是這一個時刻，我走入了他生活的圈子裏面。我實際上是他的小師妹，他畢業那一年，我進入了同系的一年班。我們在迎新營裏面認識。他失去了她之後，誤以為我可以代替她，和我來往得很是密切。不過封建和保守的老爹。看不起一無所有的讀書人，非常反對我們交往。他只好和我保持著一定距離，而且一直保持到如今。現在父親大人可是非常著急了，但著急又有甚麼用哩。幸好家裏香燈並不需要我去接，否則就是餐館小廝都會逼我去嫁呢！

他又回去看她了。她這一次會答應他嗎？她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嫁人，但又不肯答應他，是個甚麼意思呢？他又是怎麼樣跟人家說的呢？

X

X

X

下飛機的時候，風很大。秋天應該就是這樣。機場並沒有人接我。每一次我都是靜悄悄地來，不聲不響的回去。這次去看她的心情是不是有點不同呢？我告訴自己這應該是最後一次了。但我清楚記得去年我也是這樣跟自己說的。所不同是，今次我跟阿珠也說了。她那時眨了一下眼，說不明白我是怎麼樣跟她講的。阿珠不會明白她哩。其實我也不明白她啊！

當我凝望阿珠，見到她已不再是當年開心俏麗的少女了。雖然臉上依然整天流露著她那滿懷希望和熱誠的笑容，但只要注視她的眼神，實在並不難發掘出那深藏著的愁緒。每次我都感到愧疚。那一天，這種感受達到頂點，我可能是衝口而出說：「這是最後一次了！」。

老實說，沒有阿珠，我早就倒下去了。而沒有今天的光景，也就沒有可能一年一年地等了她十多年。這種苦候對於吊兒郎當的我是自討苦吃，但對於阿珠，卻是犧牲了少女青春的一種奉獻。這得是最後一次了。

深秋陽光特別暖人，我站在那裏，望著那個小農場。我並不急於進去。我想，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小農莊。她幾時要一個家庭呢？我並不奢望我是這個家庭的一分子，而祇是希望她決定要一個家。我並不相信她這麼多年來過得快樂和開心。一個女人沒有家庭會快樂嗎？這真是我難以接受的一回事。這個居所遠離塵墟，她是怎麼樣度過每一個漫漫長夜？

最是討厭聽到緣份這兩個字了。它對人類的感情關係立下了魔法般的規條，全無理性可言。不過每年我至少會聽到一次，還是出自我深愛著的女人。

「或許我們只是『有緣無份』吧！」

最初，我也只好相信她這種講法。後來看到她始終沒有去嫁人，我又不相信，不甘心。可是近這幾年我是誠心地相信了。她始終沒有嫁給別人，我們不就是有緣無份哩！我內心真是很氣惱，有一次氣得我走過去將她整個人推倒在柔軟的床上。

『有緣無份』，這幾個叫人詛咒的字！

一陣北風吹亂了頭髮。習慣用手指將它撥得整齊。看到指間多了幾條白髮，心裏想，也許不應該這麼早就生出來吧！

X

X

X

這兩天他是一定會回來找我的。一年來一次也沒有甚麼所謂吧！我們一定會有幾天歡悅的時光，雖然終於是填補不了他離開時的失望和空虛。但他也已經經歷了十六次，這十七次相信也沒有甚麼大不了。

如果說我不喜歡他，那我就也不會和他發生了這麼纏綿難解的感情。累得他白白地等候了十六年。但終究喜歡一個人不就一定要去嫁這個人。我這輩子是不會嫁他了。十六年前這樣說，今日也不會改變。

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，更是一個非常好的說話對象。但卻不是一個女孩子的好愛人。至少我有這種想法。

或許是我最初的表現令他產生了永恆的錯覺。以為我是一個屬於靈性的女孩子。錯解了就錯解了，我也沒有甚麼所謂，沒有必要去抖正。他不懂得從相處中了解和發挖真正的我，總是他做錯了！聽我的語調，好像是很輕視他。那並不是事實。他有一種高尚情操，表面上你看不出來。我可是很尊敬他。不過對人冷冷，不著緊，就是我的性格，也不盡只是對他如此。好多想和我要好的男孩子以為這是我對追求者的策略，我也一笑置之。不過他是不會這樣想。

我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生，真是難得曾經有這許多有學問的男孩子都嘗試靠近我。或許就只是因為我漂亮吧！當他們發覺單向的熱情並不能將我暖起來，他們也只好情難捨般遠離我。我也不惋惜。只有他這個人，老老實實地嘗試了十六年。十六個年頭，真是好長一段歲月！天啊！但為甚麼我總不能夠被他暖起來呢？也真是莫名其妙。

說我從來不緊張男孩子，也不盡是事實。我也曾經想愛過一個人。為了這個可愛的人，我深深傷害過他。令得他急急忙忙離開了這個家鄉，遠遠避開了我。不能怪他，他既然不能忘記我，也不能夠得到我。相見只會傷心，不避之則吉，也就是沒有智慧了。那天我真的非常抱歉，離別的時候，我沖口而出說道，認識他是我最大的福氣，但對於他而言，卻是種不幸。似乎這句話語，令我安安心心過了十多年而沒有時常覺得有負於他。在今天來說，他固然是吊兒郎當，我也是獨守閨中，兩雙無欠。不過，外面的人則說，這只是他求之不得法門，我還是在等他呢。事實上卻是，我找不到最愛，而他則是專心一致等候我嫁給他，或者嫁給另外一個人。

有一次，他有一點氣惱，將我推倒在床上。是那一年我可記不起來了。當時的那一刻我就想，算了，就跟了他吧。那一刻的思潮真是很奇怪，好像飛到了一個遙遠莫名的地方，在另一個不相關世界的角落。不過思考迅速回到了現實之中，回到了我那一間清淡簡樸的小房間裏面，他依然是「呆呆」地望著我。我發覺從來沒有見過他有

那種眼神，也並不了解，但卻是我最感到興趣的。

望著一個熟悉人影從遠而近向我的房子走過來，不能說沒有感到溫柔和暖吧！

我坐在窗前的安樂椅上，懶洋洋地！
深秋的朝陽，求你把我熱起來吧。

小廳內的一個古老音樂盒依然響著歌聲：

風吹到那裏？水流向何處？
是否有所暗示？人生又有多少寒暑？
愛人我叫你一聲，你卻叫我走開，
傷感的是，每年每月，每個故事。
不怕等候，不要強留，一年一月，心底難受。
歲月輪轉，白髮在頭。

雲飄到那裏？藍天固在一處，
裏面有所暗示，人生沒多少寒暑！
愛人你身在何方？可有個晚上，
想到我們，看見從前，一切種種。
黑暗夜空，點點的星光，
不怕寂寞，只愁懷念，
萬水千山，天涯流浪。

人生到哪裏？魂歸於何處？
裏面沒有暗示，只是人生寒暑。
愛人你曾在一時，向我露個微笑，
美麗故事，每年每月，多想擁有。
遠遠那方，漫漫的長路，
越過高山，跳過巨浪，
愛人走來，卻擦身而過，
沒有愛情，亦可想念，

橋上橋下，風吹雨打。

看寧，查，福羅斯 -- 塞斯維爾時空人氏，星空研究員，時空星歷
2015.52.34471 出使到銀河系行星地球，以上是該研究員最後一次的傳訊，之後行蹤
不明，列為失蹤檔案處理。

原文寫於一九八零年，已經三十二年。

歲月神偷，故事中人已不知在何方呢！